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三國志

(三)

陳壽撰
裴松之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 國 志

附 考 證

(三)

陳 壽 撰

裴 松 之 注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三國志

魏志卷十

荀彧子惲

孫臏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
綰。濟南相。叔爽司空。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爲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綰靖。肅。說。爽。肅。勇。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卽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略

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綰慕衡勢。爲彧娶之。或爲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爲綰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達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

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緹之此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穎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謀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穎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兖州牧後爲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

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

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

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

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爲漢侍中。守尙書。令常居中持重。

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爲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太祖雖征

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略曰。或爲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

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羊弘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尙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爲苟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衆人爲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又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寶。介

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爲或碑文。稱或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過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禪帽。畢復擊鼓參過。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過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敕外送與劉表。視卒當如何。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功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爲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

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文慈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旣并

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忤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柰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旣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

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盡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尙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尙，侍中守尙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侮，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

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尙。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安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尙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爲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尙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

零陵先賢傳曰。衍字休若。彧第三兄。彧第四兄。諡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

會俱知名。爲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諡子閔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爲唇齒。荀閔勁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爲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太祖以女妻彧長子

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戶。合

二千戶。

彧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

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施。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尙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若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或爲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或。或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

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傅。或別傳曰。或自爲尙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洽。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

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齎璽書犒軍。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皆孫權言。太祖使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暉虛罔之類。此最爲甚也。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

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魋、翼。翼音。以外

甥故。猶寵待。惲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

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

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尙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尙書

詵弟顗咸熙中爲司空

晉陽秋曰顗字景倩幼爲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愼密司馬宣王見顗奇之曰苟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顗

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顗弟粲字奉倩何劭爲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嫌批粲兄僕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愼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尙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微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數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

惲子翹嗣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顗嗣

荀氏家傳曰顗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顗子崧字

景猷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尙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承也

靈官至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靈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

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

餘語則同。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攸父曄。州從事。曄於或爲從祖兄弟。攸

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

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愷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愷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

至濟陰太守。愷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

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

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顗。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顗。攸。繫

獄。顗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顗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顗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顗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顗既奇太祖而知荀或。袁紹

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顗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顗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衆坐數顗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儻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

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濟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顯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爲長史。後荀彧爲尙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顯尸。而葬之於爽冢傍。

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

棄官歸。復辟

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漢蜀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尙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

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附。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臧霸等應之。

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

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

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

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尙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尙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尙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尙。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

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

攸前後謀勞勳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榮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

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尙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

太祖征伐常謀謨幃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魏書曰攸姑子辛綽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綽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

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

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

攸從征孫

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

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

卽其人也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